

菊 芬

蔣 光 慈 著

現 代 書 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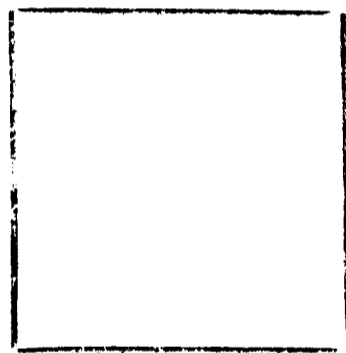
1 9 3 0

1928 4 1 初版
1—2000册

1928 8 1 再版
2001—4000册

1929 4 1 三版
4001—6000册

1930 4 1 四版
6001—8000册



不准翻印

每册實價大洋三角

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

菊 芬

那時 H 鎮還是革命的中心，從四方聚集來的，有很多逃亡的革命青年。我是一個流浪的文人，住在 S 埠，從未積極地參加過政治活動，本沒有逃亡的必要；可是因為 S 埠惡劣的反動的空氣日漸緊張，我的頭腦因之窒塞得昏眩不堪，實在不能再忍默着住將下去了，所以也就跑到 H 鎮來。

到 H 鎮後閒住了幾個月，在這幾個月之中，遇見了許多有趣的人物，而最令我記憶着而不能忘

却的。那恐怕要算是菊芬的兩姊妹了。我與菊芬的姊姊梅英認識得比較早些，在認識了梅英兩禮拜之後，我才與菊芬見了面。

我與梅英是這樣認識的：一日我因有些事情來到我的朋友林雙木君家裏，不幸林君出去了，只有他的夫人曼華留在家裏。我們之間是很隨便的從沒客氣過，我看見林君不在他的書房內，便走進他的臥房了。這時房中坐着三個女子，她們正在談話呢，見我走進房中，便都立起身來。第一個是圓圓的白淨的面孔，見人即笑迷迷地呈露着兩個有趣的笑窩，這是林君的夫人曼華。第二個是一個很矮瘦的女子，面色是灰黃的，表現出很可憐的神情；我與她已認識得很久了，她的名字叫做秦素雲，是四川人。等我要注意看第三個，爲我所不認識的女子的當兒，曼華即指着這位陌生的女客向我問道：

“你們沒有見過面罷？”

“沒有。”我笑着搖搖頭。

“這是褚梅英同志，剛從四川來到此地的……”

素雲未等曼華將話說完，便插着說道：

“是我的同鄉，並且是我的同學。”

“呵呵。”

曼華接着又將我介紹與她道：

“這是江霞同志，我們的詩人，革命文學家……”

“呵呵，原來是江霞同志！久仰大名，久仰久仰，久仰的很！”

我聽了這位不相識的女客的話，不禁有點拘促起來。起初，我在她那一副微黑，然而各部分配置還很得當的面孔上，及在她那炯炯的眼光中，感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冷靜而富於理智的女子。說一句實在話，她沒有引起我的快感來，並且她的那種冷靜的態度，似乎暗暗地給了我心靈上一點兒壓迫。後來她聽了我的名字之後，神情才改變得和藹

些，溫暖些。她笑了一下，然而笑的波紋在她的臉上不久便消逝下去了。我心裏想道：“這個女子倒很奇怪，這樣地冷靜！年紀並不大，不過二十左右，然而好像幾十歲好沉思的哲學家一樣。她也許是一個很利害的女子……”想到這裏，我抬頭注視她一下，可是她那兩隻大眼的炯炯的光正向我射着，我不禁心動了一下。

“梅英同志是從四川來的？”我們大家坐了之後，我表示着很客氣的樣子，開口向梅英這樣地問着說。

“是的，我是從重慶來的。”她微笑了一笑這樣很沉重地說道，“江霞同志知道重慶‘三三一’的事嗎？重慶現在反動得很，我們被逼得逃出來的。差一點兒命都沒有了呢！”

“呵，是的，‘三三一’的事變，我是知道一點的，不過不十分詳細。聽說一個報館主筆姓王的被

殺了，是不是呢？”

“不錯，姓王的是被殺了，不過他死得很冤枉。他並沒有什麼過激，不過是一位投機的先生，却料不到也糊裏糊塗地被殺了。說起來，他倒有點冤枉呢。我是化裝跑出來的，不然的話，恐怕也要……”

“恐怕也要嗚呼哀哉了呢！”素雲笑着插說了這麼一句。

梅英沉默下去了，兩眼向窗外望着，似乎深深地在回憶着過去。這時她的態度是異常的莊重，這引得我們都寂靜起來，沒有人開口說話。過了幾分鐘之後，曼華，最不耐沉默的曼華，大約忍不下去了，便開口向我問道：

“江霞！你近來的生活還好嗎？聽說你近來找到了愛人，是不是？”

我搖頭表示否認，笑着反問她：

“你聽誰說的來？這又是誰個對我亂造謠言

呢？曼華，你曉得嗎？現在流行的是五皮主義，只有背皮帶子的先生們吃香，那有女子來愛我這個流浪的文人呢？請你介紹，你到現在還沒有介紹到……”

“請你別要着急，慢慢地來。”曼華說完這兩句話，將嘴向梅英的身上扭一扭，似乎問我，“你看這位好不好呢？”我笑着沒有回答她，將頭低下來了。忽然我聽梅英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接着聽她說道：

“你們曉得嗎？我不應當從重慶跑出來了，我應當留在重慶，為我的愛人報仇，為我的同志報仇！我的愛人是被軍閥捉去殺掉了！……”

梅英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，聲音是非常地淒慘，似乎要哭的樣子。然而我抬頭望望她，她的兩眼內並沒有起了淚潮；她還是持着冷靜的神情，絲毫不令人感覺得她是悲哀地要哭起來了的樣子。

梅英依舊默默地兩眼朝着窗外望着，似乎向那白雲端裏，追憶她那在重慶爲軍閥所殺死的愛人……

我與梅英此後就漸漸地熟識起來了。這是一個極冷靜的女子，不喜歡多說話，在第一眼觀之，似乎很缺乏熱情。不過，你若與她相處久了，在言語的流露間，你便感覺得她並不是沒有熱情的人，不過她的熱情不十分容易表現出來罷了。她的鼻梁很高，牙齒很白，身材適中，也可以說是一個還美麗的女子，不過她的美麗被她的冷靜的表情所遮壓了，不能引起人的注意。

後來她到江岸勞動學校做教師去了。我曾答應她到她的學校參觀，並且有閒空時，我可以時常去看她。她曾說了一兩句感激的話，然而在她的表情上看來，她並不表示什麼歡迎，不過是隨便說了

一兩句感激的話罷了。

自從她到了學校之後，我們很少的時候能夠會遇着。我幾次想到江岸去看看她，並參觀勞動學校辦理得好不好，可是我總未成行。這時已經是暑氣燻蒸，十分炎熱的夏天了，——我總未成行的原故，大約多半是因為怕熱。但是我總有點惓惓不忘的心情，我以為我既然答應了她，而不照自己的話去做，這是不應當的事情。也許梅英因此要輕視我呢，也許梅英因此要罵我是一個好說謊話的人呢……

這是一天下午，一輪火炎炎的太陽在人們頂上示威；車馬喧嚷，人跡擁擠的 A 馬路上的空氣，更是燥熱得異常。我因為要到旅館內會一個新到 H 鎮的友人，所以不得不忍受一點苦痛出來走幾步路了。當我走到 A 路與 C 路交錯的當兒，遠遠地我看見前面有兩個打着玫瑰色的傘的女子走來。

那一個穿着天青色的衣裳的，似乎是梅英的樣子，可是那個與梅英並排走着的，穿着黃色的衣裳的女子，因為她的頭部被傘所遮蔽住了，我不能判定是誰。我於是立着不動，等着她兩個到來。我當時心裏想道，“很久沒與梅英見面了，今天却不料在路上遇着了她，也好，我可以問問她的近狀。呵，我真有點對不起她……”想到這裏，她倆已經走到我的跟前了。我連忙走前兩步，向梅英打招呼，在這個當兒，我向那位穿黃色衣裳的女子看一看，却不認得她是誰。只見她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很窈窕的姑娘，具着一副白淨的瓜子樣兒的面孔，兩腮泛着桃色的紅暈，鼻梁上因為熱的緣故，呈現出幾粒細微的汗珠；她的剪短的頭髮蓬鬆着，不似梅英的整齊，她那由微笑而從紅嫩的口唇內透露出來的牙齒，不似梅英的潔白無疵。可是在她的表情上，在她微笑時候的兩個笑窩裏，在她那一雙水滴

滴的秋波也似的眼光中，我即刻感覺得她是一個又天真，又活潑，又美麗，又純潔的少女。她的態度實在是自然得可愛，我雖然與她初次見面，這時雖然還未與她說話，但是其所給與我的印像，將永遠印在我的心裏，留在我的腦裏，不會消逝下去。

“呵，許久不見了，江霞同志，你近來好嗎？”

“謝謝你！我近來無所謂好不好。你近來好嗎？我真對不起你！我老想去看你，可是我怕熱，一直到现在還沒有去看你一次，真是對不起你！……”這時我臉上的汗珠滴將下來了，我一邊拿手帕拭汗，一邊向梅英繼續說道：“天氣這樣熱，簡直熱得要命，却不料在這種大熱的天氣，你們居然出來了。”

“我們因為有一點事情，不得不出來。”

我轉過臉向着梅英的同伴的女子望一望，笑着問道：

“呵，這一位是誰，我還不認得呢。你們是同事

嗎？

“這是我的妹妹菊芬，同我一塊兒在勞動學校教書。”梅英接着將我介紹與菊芬，說道，“這是江霞同志，你曉得嗎？鼎鼎大名的文學家……”

菊芬未等她的姊姊將話說完，連忙很天真地驚異地說道：

“呵，原來是江霞同志！我真是久仰得很呢！我來了一個多月了，難道你不曉得嗎？”這時她向梅英望一望，似乎奇怪梅英在我的面前，從未提起過她的事來。接着她又微笑地向我說道：“我在江岸勞動學校裏，已經有個把月了。我也在那裏教書呢。江霞同志，你要笑我嗎？像我這樣的人，也居然爲人師了，這豈不是要笑死人嗎？啊？……”她停一停又接續着說道，“呵，江霞同志，你來到此地好久了嗎？你現在做些什麼事呢？又做了許多小說和詩嗎？我真愛讀你的作品呢！我來到H鎮快一兩個月

了，却不料今天才遇見了你……”

菊芬說話時的這種毫不客氣的，天真的，親熱的神情態度，簡直將我驚異住了。她似乎並未把我當成一個生人，就同我們之間很久就相熟了的樣子。這使我一方面雖發生驚異的心理，但是一方面又感覺得非常的愉快。她的目光，她的微笑，以及她的溫柔而尖嫩的語音，簡直完全征服了我，不知爲着什麼，這時我的一顆心竟莫明其妙地跳動起來。我暗暗地想道：“這麼樣一個可愛的姑娘！我真是少見過！……奇怪！梅英在我的面前爲什麼從沒提起過她呢？……呵！這麼樣一個可愛的姑娘！……”

“你也是同你的姐姐一塊兒從四川跑出來的嗎？”我望着她呆默了一忽，忽然地問了這麼一句。

“可不是呢！我是同姐姐一塊兒從四川跑出來的。不瞞你江霞同志說，我們的性命幾乎都沒有

了。‘三三一’的事情你曉得嗎？”

我點一點頭。這時梅英在旁邊打斷我們的話頭，向我們說道：

“太陽這樣地晒人，此地不是多談話的處所。改日倘若江霞同志有空的時候，請到我們的學校裏玩玩，那時我們再談罷。現在我們要到漢江日報館去了。江霞同志，你到什麼地方去呢？”

“我到旅館去會一個朋友去。”

“好，那我們就再會罷！天氣真熱！”

梅英拉着菊芬走了。我想送她倆一程，但我有點不好意思。我立着原處不動，看着她兩姊妹走開；這時心中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悵惘還是愉快。只見菊芬走了五六步之遙，掉轉頭來向我笑着說道：

“江霞同志！你別要將自己的話忘記了！有空的時候，請一定到我們學校裏玩玩。”

與菊芬別了之後，我的一顆心對於她是念念不忘。在我過去的生命史中，雖然我也遇見了許多美麗的，和藹的，令人動情的女子，雖然我的心魂也曾為女子所搖蕩過，但是我沒曾遇見過像菊芬這樣天使似的姑娘！從沒曾有哪個女子給過我這樣不可磨滅的深的印像。“唉！這麼樣的一個可愛的姑娘！倘若我能愛她，倘若我能得着她的愛，那我將幸福到不可言狀。像這樣的女子，真值得我用全靈魂去愛她。但是我這樣的人配愛她麼。呵，我不配，我不配！……”我時常這樣地想着。說一句實在話，菊芬已經把我的一顆心佔領住了。

第二天我就想到江岸勞動學校去，可是我有點畏懼菊芬的姐姐梅英。這是一位很冷靜的姑娘，她已經驗過許多世故了，一定能夠猜得到我的心事。我早不看她們，遲也不看她們，却於見了菊芬

的第二天，就來向她們獻殷勤，這不是很可疑的事麼？“梅英一定猜得到我的心事，或者她要鄙薄我……”我總是這樣想着，不敢決定地就到江岸勞動學校去。可是到了第三天，我無論如何是忍不住了，不去看看菊芬，我一定是要發瘋了。“到江岸去！到江岸去！我怕什麼呢？難道去看看人也怕羞麼？我是一個無用的東西呵！……不，我今天一定去！……”我經過長時間的躊躇，最後才決定了。

下午一點鐘，我由S車站坐上公用的火車，不一刻鐘的光景，已經到了江岸車站。下了車站，我即問着路，走向勞動學校來。江岸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村鎮，建築差不多都是低矮的茅屋；街道也狹隘污穢的很，除了幾間寥落的商店而外，大半都是窮苦工人的住戶。

勞動學校位於村鎮的南邊，與田野接連，建築是磚瓦的，倒也顯得很寬暢的樣子。學校屋宇前邊

有一層圍牆，進了圍牆之後，才能見到學校的大門。當我走上大門前的用石頭砌成的階沿時，即見着大廳中，菊芬正拉着兩個小女學生跳着玩呢。菊芬見着我走進來了，連忙丟開手笑着迎將上來：

“啊哈！江霞同志來了！天氣這樣地熱，你居然下駕來了，稀客稀客！你曉得嗎？我今天早晨還向梅英姐姐說，你是不會來的呢。呵，你臉上這樣多的汗，快上樓去，我們在樓上住。”

菊芬不待我說話，即在前面將我引上樓來。

“這就是我同姐姐住的一間房子，”我們走進了一間不十分大，然而很清潔，在這個時候又很風涼的房子之後，菊芬指着房間內的佈置說道：“房內一點佈置都沒有，弄得亂七八糟，真是見笑呢。呵，請坐下，坐在床上，坐在椅上，隨你的便。梅英出去有事，一刻兒就回來，現在我去打水給你洗臉，請你略坐一坐，我就來。”

菊芬說着拿起臉盆打水去了。我向靠着窗戶下邊一張木椅子上坐下，將房內的佈置仔細地看了一眼：兩張罩着白紗布帳的小床，一張四方的書桌子，書桌上面擺了一些書籍及許多零碎的東西；書桌上的牆壁上，懸掛着孫中山，列甯和盧森堡三人的肖像……佈置的確是簡單的很，似乎住在這間房子裏邊的，不是兩個美麗的女子，曾經在家中做過小姐的姑娘，而是普通的男學生。

這間房子向外有兩個玻璃窗戶，這時一陣一陣的涼風從窗外吹來，令我感覺得異常的爽快。我向窗外一看，浩蕩的大江橫列眼前，江中帆輪的來往，歷歷如畫。“此處的風景倒還不壞呢。夏天住在此地，實在還不錯……”我正被窗外的風景所引誘住的當兒，忽聽菊芬說道：

“江霞同志！我水已經打來了，請你洗洗臉罷。”

“呵，真是得罪的很！你對我這樣地客氣！…”

我洗了臉之後，她坐在床上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便面對面地談起話來了。她的態度是異常地從容，就同我們已經是很久的老朋友的樣子。我本來還有點拘束，見着她的這種神情，我也就感覺着自由得多了。

“這裏住着還好嗎？”我開始問她道，“功課忙嗎？你教的是什麼功課？”

“說不上好不好，”她笑着回答我道，“也說不上忙不忙，不過還很有趣味呢。這裏的學生年齡都並不十分大，他們都是農人工人的子女，與他們每天在一塊兒很是有趣味。江霞同志，這裏你從前來過嗎？”

我搖搖頭，表示從前沒有來過，她又繼續說道：

“倘若你要做小說，這裏倒有許多有趣味的材

料呢。”她立起身來走到窗前，用手指窗外說道“不講別的，就是那鐵路旁邊的一根電線桿子，已經是一部小說的好材料了。”這時我也立起身來走到窗前，向她所指的地方望，果然見着那鐵路旁邊立着一根電線桿子。

“難道說那一根電線桿子有什麼有趣味的歷史嗎？”

“說起來牠的歷史倒很光榮，很悲壯的呢。有名的‘二七慘殺’你不曉得嗎？”我點一點頭；菊芬忽然現着悲慘的顏色，兩眼似乎要流出淚的樣子。停了一忽，她又繼續說道：“京漢鐵路江岸工會委員長林祥謙就是死在那一根電線桿子之下的。昨天還有一個學生爲我述說他當時被難的慘狀呢！……”

她說到此地，望我一眼，即時又掉轉頭去向那一根電線桿子望着。她沉默將下來了，我的心也有

所動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我感覺得菊芬是一個多情而好悲傷的女子，不願意再繼續這個題目以增加她的傷感，於是我想變換別一個題目來提起她的興趣。

“菊芬！你這一間房子真不壞，向窗外望去，一切景緻真不錯呢。江水的浩蕩，風帆的往來，江岸那邊的林木森森，豈不是一幅很好的圖畫嗎？我想在月夜的時候，景緻一定更要好些呢，可不是嗎？”

“你是愛上我們這一間房子來了。”菊芬聽了我的話，又復了常態，笑起來了。“實在的，我們的這一間房子真不錯，請你也搬來住罷。好嗎？”

“只要你們允許我……”我笑了一笑。

“這有什麼允許不允許呢。你搬來之後，我們可以让你住，我們可以搬到別一間房子內住。實在的，我們不是詩人，不會做詩，實在辜負這一間房子了。倘若你住在這裏，天天做出幾首美麗的詩來給

我們讀讀，豈不是有趣味的事嗎？我們真是蠢材，心中有很好的意思寫不出來……”

我只是笑着不語。她此時將話語停止了，用左手理了這時被風所吹散的蓬鬆的頭髮，剎那間如有所思的樣子。過了一忽，她又重新說道：

“說起風景來，那我又想起我們的四川來了。江霞同志，四川大約你沒去過罷？唉，我們四川的風景真好！此地的風景若與我們四川的比較起來，那簡直有天淵之別了，簡直相差得十萬八千里。江霞同志，你相信嗎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點一點頭說道，“我雖然沒有到過四川，可是我曾經聽得許多四川朋友說過，四川一省就同一個廣大的美麗的花園一樣，是不是呢？”

“真的，四川一省真就同一個廣大的美麗的花園一樣呢。重慶的風景還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可是說起成都的山水來，唉，那真是好，那真好得說

不出來！那錦江的春色，那玉壘的浮雲……”

“四川有這樣山水，也不怪在中國歷史上出了許多才子呢。”

菊芬聽了我的話，連忙眉飛色舞地說道：

“可不是嗎！我們四川真是出了許多才子呢！不過也出了許多像我這樣的笨人……”

“不，菊芬！我以為像你這樣聰明而……（我幾乎說出可愛的三個字來了）而美麗的女子，只有你們四川才能產生得出來呢。也許四川山水的靈秀，現在都鍾於你一個人的身上來了。”

我笑起來了。這時菊芬的臉上泛起一層薄薄的紅暈。她看了我幾眼，沉吟了一忽，輕輕地笑着向我問道。

“真的嗎？你倒怪會恭維人呢！”

“我說的是真話。我素來不喜假意地恭維人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她搖搖頭，但是她這時的神情是

很愉快的，似乎很滿意我所說的話。但是在表面上她還是繼續謙遜地說道，“我是一個再笨沒有的人了，山水的靈秀哪能鍾到我的身上來呢？”

“呵，菊芬，想起來了，我要問問你：你究竟爲什麼從四川跑到H鎮來？你是怎樣跑出來的？……你能告訴我嗎？這對於我是很有趣味的事呢。”

“不，我不告訴你。”菊芬搖搖頭，很嫵媚地這樣說。我有點莫明其妙，猜不透她說了這話是什麼意思，便帶一點驚異的神氣向她問道：

“爲什麼你不願意告訴我呢？這於你並沒有害處呀！……”

“你大約是想在我的身上找取小說的材料罷？是不是的？”

“也許是的。但這於你也並沒有什麼害處。”

“害處倒沒有什麼害處；我也不怕你糟踏我，不過我就能這樣隨隨便便地供給你做小說的材料

嗎？小說做成了，你可以賣錢，抽版稅，但是供給你做小說材料的人，難道說就這樣白白地瞎供給了嗎？一定要……”

“一定要怎樣呢？”

“一定要請我吃東西！哈，哈，哈！”

“這個自然，我一定請你吃東西。哈，哈，哈！……”我也笑起來了。

“那嗎，我就告訴你罷。”

我們照舊地向原位坐將下來了。

“我從頭告訴你罷。不過我們先講定，你一定要請我喫東西的！”

“我與梅英姐姐都是 F 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。四川的教育當然是不會好的，我們 F 女子師範學校當然也辦得不十分好，不過因為我們學校裏還有幾個急進派的教員，所以一般學生的思想倒

還不十分舊。劉華平先生你曉得嗎？這樣又胖又黑說話慢吞吞地，一位很有趣味的先生，你曾見過嗎？呵，你是知道他的。他就是我們學校的國文教員呢。在‘三三一’的事情發生之後，他在四川也登不住了，也只得同我們一樣跑到H鎮來。他真是一個好人呢！我們學生受他的影響很大。

‘我在進F女子師範學校第一二年的時候，因為年紀還小，什麼事也不知道，就這樣鬼混鬼混地過去了。那時劉華平先生還未到我們的學校來教書呢。那時他恐怕還在廣東罷。江霞同志，現在我想想真有趣，那時的思想真是莫明其妙呢！什麼革命，什麼主義，……那簡直是說不上，我整天地嘻嘻哈哈地玩，高起興來，就看一些舊小說，讀一些舊詩詞。江霞同志，你曉得嗎？我對於舊詩詞讀得很多呢。我曾偷偷地把紅樓夢讀了又讀，也不知為林黛玉哭了幾多次，流了幾多眼淚。我是一個很好

哭的人，一覺有點悲傷，就要哭將起來。梅英姐姐時常罵我，罵我為什麼要這樣地好哭。梅英姐姐是不喜歡哭的，我很少的時候見着她哭過。今年‘三三一’的事情發生了，她有一位很好的男朋友被軍閥捉去槍斃了，只有這一次，呵，只有這一次我見着她痛哭了一場。你不要以為她是硬心的人，她的心並不硬，待人是很好的，不過是不喜歡哭罷了。

“我從前是喜歡哭的，現在我哭的次數却很少了。江霞同志，你要笑我嗎？你要笑我這樣好哭的女孩子也配談革命嗎？哈哈！……呵，請你告訴我，你也時常哭過嗎？我看你是很富於感情的人，恐怕也是好哭的一個人呵。你曉得嗎？好哭並不是一件什麼大壞事，有時哭過了以後，覺得很痛快呢。

‘呵，這是閒話，我同你講正經的事罷。我已經向你說過了，就是我初進 F 女子師範學校的一兩

年，除了一些舊文學的書籍而外，差不多什麼新書都不願意看。後來，有一天我在家裏，我的二哥有一位朋友送一本書給我看。這一位朋友的名字是薛映冰，他現在也在H鎮呢，你曉得他嗎？見過面嗎？呵，這個人真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呢！他是一個又誠實，又聰明，又勇敢，又溫柔的一個人，若你看了他，你也一定要喜歡他的爲人呢。他今天也許會來；來的時候我一定將他介紹與你見見面。他時常到我們這兒來。他是知道你的，他也是一個詩人，很想拜你爲老師呢。他現在在漢口報館當編輯，今天恐怕是一定會來的。呵，他真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呢！你曉得嗎？他這一次也幾乎被軍隊捉住槍斃了呢。他在重慶是有名的過激分子……

“薛映冰送了我一本書，我當時並不曾注意地翻開看。後來走到自己的房裏，我把這一本書仔細地翻開看了一看，原來是一部新詩集。江霞同志，

你猜得到這部詩集是誰個做的嗎？請你猜猜看！你猜不到嗎？哈哈！這本書的著作人就是你呢！我誠然與你現在才見面，可是我在精神上久已見着你的面了。讀了你的作品，知道了你的思想，不也就同見了你的面是一樣的嗎？不過當時我却不會想到有今日，會能在H鎮這個地方真正地見着了你。

“我將你的詩集仔細地讀了一讀，越讀越有趣，不禁不自覺地發生了一種新的情感，我的思想也就因之慢慢地變化起來了。江霞同志，你曉得嗎？說起來，你倒與我的思想有很深切的關係呢。你給了我新的情感，你給了我新的思想，總而言之，我之所以有今日，你實在有很大的功勞呢！江霞同志，我應當感激你，多多地感激你，可不是嗎？你別要笑，我說的是實在的話。

“從這時起，我的思想就漸漸地完全改變了。

後來又讀了許多關於社會革命的書籍，我的知識又更增加了一點，覺得現在的社會的確是不好，沒有一樁令人快樂的事情，非根本改造一下不可，於是我就這樣慢慢地慢慢地變成爲一個很激烈的革命黨人了……真的，現在社會真是太不成樣子了！我有時想起來一些不入道的，不平等的，一些黑暗的事情來，我真是憤恨得要哭了！這樣的社會，無論如何，我是不能忍受下去的！……

“我的姐姐，她的年紀比我大；她當然比我更懂得事呢。你看她表面似乎是一個很冷靜的，很缺乏熱情的人，其實她對於革命的事業很熱心呢。她在我們學校裏組織什麼婦女解放協會，還擔任黨的小組的書記，……她的確很能做事情呢。她大半是受了她的男朋友的影響。這位男朋友也可以說是他的愛人罷，是一個很能做事情的人，他們倆是怎樣認識的，我可是說不清楚了。不料‘三三一’的

慘案發生了之後，我的這位未來的姐夫也遭了軍閥的毒手！……唉！江霞同志！這半年來，也不知死了好多的，真正爲民衆謀利益的革命黨人！你是從S埠來的，那裏聽說成千成百地屠殺，在廣東也是一樣……唉！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！呵，我的天王爺！我想起來，連飯都吃不下去！

“呵，現在我又發空議論了。我應當向你說一說我家裏的情形。江霞同志，說起來我們家中的情形來，倒是非常有趣味呢！梅英姐姐向你說過嗎？沒有向你說過？好，我今天向你說一說罷。

“我們的家在重慶經商，也可以說是中產階級的家庭罷，錢是有幾個的。我的父親是前清的舉人，民國後，才入商界的。他簡直是一個復辟黨！他的思想非常地頑固，非常地陳舊。我向你說，他現在還在夢想開科取士呢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？母親呢，她是一個舊式的，性情很慈善的女人，整天地

照料家務，倒無所謂。我有兩個哥哥，大哥今年大約已經三十歲了罷，他在大學畢了業之後，住在家裏一點事情也不做。照他的思想上說，他却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呢。二哥現在C 大學文科讀書，他是與我們站在同一戰線上的，可以說是我們家庭中之左派了。還有一位叔父，他是一個國民黨員，可是他的思想真右，我簡直不明白他的頭腦是怎麼樣生長的！

“江霞同志，你看看！我們家裏的人數並不多，却分出這麼許多派別呢。你說這不是很可笑的事嗎？我們不但分出許多派別，我們還要時常實行思想鬥爭呢。每逢我們聚在一塊的時候，一談到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問題來，那我們大家就各抒己見，爭持得不可開交。你說，中國無論如何是不可以赤化的；他說，不實行社會革命還能行嗎？我又說，反對農工利益即是反對革命……就這樣地爭持着，

誰也不肯讓誰。梅英姐姐是一個不喜歡多說話的人，她以為這種爭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。可是我，我却很喜歡同他們爭論呢。江霞同志，你看我是一個好說話的人嗎？是的，我真是好說話。在爭論時，我連一句都不讓他們。我的父親誠然是與我反對的，誠然是一個保皇黨，可是他是很愛我的，他並不十分責備我，只說我是小孩子不懂事。我的叔父却恨我極了，我直接罵他是反革命。可是他沒有我的辦法，他說不過我，每逢爭論的時候，我總是把他駁倒了，使他沒有話說。

“江霞同志，你曉得嗎？當我們爭論時候的情形，你沒曾看見過，那真是有趣呢。若有照像機把那種情形照將下來，這豈不是很好的影片嗎！你沒有看見我與他們爭論的樣子，我有時爭論得能夠亂跳亂叫起來，他們沒有我的辦法，因為我的年紀頂小……”

“好，這些話不多說了罷，現在讓我說一說我們爲什麼要從四川跑將出來。我們四川黑暗的情形，你當然是曉得的，軍閥年年戰爭，互相攻打，鬧得一踏糊塗，民不聊生。北伐軍勝利以後，四川一部分的軍閥也投起機來，居然變成爲總理信徒，宣言努力革命了，……哈哈，這不是滑稽麼？好，我們在重慶也就利用這個機會，實行革命的工作：組織婦女協會哪，宣傳三大政策哪，要求言論自由哪……這確弄得假革命的軍閥怕將起來了。重慶的軍閥久想把重慶的真正的革命黨人消滅掉，可是沒有機會。一直醞釀到了三月十一日，他們才決定下毒手，想把革命黨人一網打盡。他說我們是赤化，是暴徒分子……如此，我們曾經露過面的人，還能在重慶住嗎？也不知殺了許多人！倘若我同梅英姐姐被捉住了，是沒有什麼話講的，一定是死路一條了。想起來，真是有點兒危險呢！差一點兒我們的

性命就沒有了！……

“當天晚上，我就同梅英姐姐商量逃走的方法，但是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那時我們以為H鎮是惟一的革命的中心，以為H鎮是最有希望，最為安全的地方，所以就決定逃到H鎮來。又誰知逃到這裏以後，才曉得這裏的情形，並不是怎樣可以樂觀……在最近的期間，此地恐怕要發生變化罷，江霞同志，你說可不是嗎？我看此地的革命要人是沒有一個靠得住的。他們真是革命的嗎？不，我看他們不是的……

“好，當時我同梅英姐姐，沒有法子想，只好跑到此地來。你願意知道我們逃走的情形嗎？梅英姐姐裝扮一個老太婆的模樣，穿着我們四川土產的老藍布的，式樣很舊的衣裳；頭上紮着老藍布的頭巾，又用一些東西將臉一塗，簡直是一個鄉下的老太婆呢，差不多連我都不能認得出是她來。而我

呢，江霞同志，請你想想我是怎樣地裝扮呢？你大概想不到的。我的辮子梳得光光地，用很紅很紅的頭繩子紮起來。你曉得嗎？我的頭髮是到此地才剪去的呢，那時我還是在梳辮子。當時我又將臉用粉擦得很厚，兩腮和嘴唇上，也點上了很紅很紅的胭脂，簡直變成了一個很俗的鄉下的姑娘了。我又將女學生的衣服脫下，另外穿上普通女子所穿的衣服，——就這樣，我向鏡子一照，連我自己也認不得自己了。江霞同志，你想想我裝扮得是怎樣地有趣呢？現在我自己有時想起來，也真要笑起來了呢。

“到了第二天我們清早上船，就這樣地從重慶逃走出來了……”

菊芬滔滔不絕地，如流水也似地，說到此地。梅英同一個青年走將進來。菊芬見他們進來了，即刻立起身來，走上前去迎接他們。她笑嘻嘻地，心

中懷着無限歡欣的樣子，將進來的一個青年的左手握着，表示一種非常親愛的態度。我見着這種情形，即時起了一種不快的情緒，說妒嫉也不是妒嫉，說失望也不是失望。當這一位青年用他那伶俐然而並不懷着惡意的眼光向我望着的時候，我的心似乎有所動，我的臉似乎微微地有點發起燒來了。我想道，“這大約就是菊芬所說的薛映冰罷？菊芬對他這樣地親熱……”

我立起身來了。梅英向我微笑着然而又很冷靜地向我點一點頭。我這時只注意菊芬與這位青年人的動作，並不預備與梅英說一些別後的話。

“你來的爲什麼這樣遲呢？我等你好久了，你曉得嗎？”青年笑了一笑，沒有回答，菊芬轉過臉來，向着我說道：“映冰，江霞同志你認識嗎？來，我將你們介紹一下，”這時菊芬放開了青年的手，走到我與薛映冰的中間。“這是江霞同志，這是薛映冰

同志，現在漢江日報館當編輯，是與我們一塊從四川跑出來的。好，我們坐下罷，大家都不必客氣……”

我們坐將下來了。只有菊芬一個人站在書桌子旁邊，翻看薛映冰的書包。我仔細將薛映冰一看：這是一個剛過二十歲的青年，四方形的面龐，面色是很白淨的；在他的眼光中，在他的還帶着幾分孩子氣的微笑裏，我覺着他很有許多與菊芬類似的。他看起來是一個很和善的青年，然而在眉宇之間流露着英氣勃勃，又令人感覺得他是一個很真誠而果敢的人。當他與菊芬並立在一塊的時候，那嗎任何人都要驚嘆這是一對再好沒有的天生成的小伴侶！“是的，他倆真是天生成的一對！……”我這樣地想道，然而失望的情緒却將我征服住了。

“江先生來到H鎮很久了罷？”薛映冰很和藹可愛地向我說道，“我久已想見江先生，可是不知

道江先生你住在什麼地方。”

“我來到此地已快到一兩個月了，我現在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。你是同菊芬一塊從四川跑出來的嗎？”

“不是的，”他向菊芬兩姊妹望了一眼，這時菊芬還是翻看他的書包，而梅英坐在床上若有所思的樣子。“她們倆先走，我離開重慶要遲幾天。我也是化了裝才能逃出來的呢。唉！我們四川現在真是黑暗極了！……”

“到處都是一樣的呵！”梅英插說了這麼一句。我轉過臉來看看她。她的一副嚴肅的神情令我注意。稍微沉默了一忽，她又繼續對我們說道：

“此地恐怕也要快了罷？聽說正在醞釀着呢。也許在這一個月之內就要發生變化。映冰，你在報館裏，得到有什麼消息沒有？”

薛映冰搖搖頭說道：

“這兩天沒有得着什麼消息。大概情形是不大好罷……”

“我們的腦袋在四川沒有被軍閥砍掉，現在恐怕要在這個革命的中心送掉了。若果變故發生，我們向什麼地方跑去呢？四面八方都是我們的敵人……可不是嗎？也好，早遲都是死……”

梅英說到此地，反而笑起來了。她的態度也改變為從容些，不似先前的嚴肅了。這表示她並不怕死，不以死為可悲傷的事情。薛映冰聽了梅英的話，便接着很坦然地，帶着笑地說道：

“死倒沒有什麼要緊，不過我們不應當白白地就死了，我們應當幹一下……難道說我們能靜等着敵人來砍我們的腦袋麼？”

“哼哈！這是誰個寫給你的信？這是女子的筆跡……”這時菊芬從薛映冰的書包中檢出了一封玫瑰色的信，很驚奇地，略微帶着醋意地，這樣笑

着喊道，“你說你說，這是誰個寫給你的信，映冰？這是哪一個女子寫給你的？啊？”

“你沒有看清楚，就這樣地亂叫起來！”薛映冰說着這話時，態度很是鎮靜的，然而他的臉却有點微紅起來了。

“你當這一封信是情書嗎？”他又繼續地說道，“菊芬，你錯了！這並不是什麼女人寫給我的，你把信拆開看看就知道了，這是我的朋友萬君益寫給我的，他這個人你們沒有看見，又高又胖又黑又粗，却慣愛用漂亮的信封寫信，所寫的字也似乎有點像女子的筆跡……”

薛映冰望望我，有點難為情起來。菊芬真個把信拆開看起來了。

“菊芬，你曉得嗎？”薛映冰停了一忽又笑着說道，“我只希望你一個人寫信給我，除了你而外，任何女子的信，我都不願意接受……現在你看清

楚了嗎？這是不是一封情書？”

菊芬看完了信之後，又重新將牠摺疊起來，放到書包裏去。這時在她的臉上蕩漾着愉快的微笑的波紋，同時似乎又有點羞意。她走到薛映冰面前，癡癡地望他幾眼，便故意地笑着說道：

“我不相信你說的是真話。你們男子一個人總是有幾個女朋友的……”

薛映冰有點着急起來了。

“我可以向你發誓……”

菊芬向薛映冰的旁邊坐下，他倆的身子幾乎是挨着了。薛映冰繼續向她解釋，他是如何地愛她……菊芬報之以安慰的甜蜜的微笑。這時梅英坐在床上，兩眼只向窗外望着，似乎毫不覺察到她的妹妹與薛映冰的動作。最後她靜默地走到窗前，倚着牆壁，向着那浩蕩的大江望去，默然無語。這時也許她想到逃亡時的情形，也許想到 H 鎮不久要

發生變故，也許想到她那已死去的愛人，永遠不能再見着的愛人……

「我這時又重新想道：“這真是天生成的一對！這真是一對可愛的鴛鴦！但是我呢，我……”我簡直陷入失望的海裏，不知什麼地方是涯際了！但我只是對於自己失望，而並沒有絲毫嫉妬薛映冰的心情。我知道我不應當嫉妬他，我沒有嫉妬他的權利。他與菊芬是天生成的一對，地生成的一雙，是再好沒有的伴侶！而我有什麼權利來做他倆愛情的阻礙呢？我是一個忽然外來的人，絕不應當對於他們有絲毫的阻礙。“是的，我應當犧牲自己！我應當忍受苦痛！我不應當對於菊芬再起什麼心思了！”最後，我是這樣地決定了。」

「“但是菊芬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呢！……”我雖然決定對於菊芬不起什麼心思了，但是菊芬的那一種天真的，活潑的，如天使也似的模樣，深深

地印在腦膜上，無論如何是忘記不掉的。」

當晚回到家裏，吃過晚飯後，很早地我就睡下了。我想早些入夢，好忘記日間的一切，但睡神總不光臨我。我覺着我已陷入失望的海裏，永遠沒有跳出的希望。我決定犧牲自己，忍受苦痛，消除對於菊芬的心思，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這一夜在，“但是菊芬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呵！……”的幻想中，勞得我心神疲倦，一直到天亮的時候才睡着。

……H省的農民問題鬧得很厲害了。農民直接起來打倒劣紳，土豪，沒收大地主的土地……土地革命的空氣日漸緊張起來，這種緊張的空氣逼着“革命的”政府不安而搖動起來，漸漸顯露出自己原來的面目。這是因為所謂革命的領袖自己原來都是神聖的土地的保護者，自己原來都是

與土豪劣紳有密切的關係的……

H鎮近來革命的空氣日漸消沉下去，而反動的空氣却一天緊張似一天，似乎再沒有預防的可能了。如六月天的下午，天氣異常地燥熱，從南天角上烏雲漸漸地聚集起來，散布起來，漸漸地將太陽遮蔽起來，同時遙遙地，隱隱地聞着雷聲，——這是暴風雨將至的徵兆；雖然暴風雨這時還沒有在我們的眼前吼叫起來，但是我們已經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，即刻就要發生的事實了。

我本要拿起筆來從事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，但是一因為天氣太熱，拿起筆來就是滿身汗，實在不能工作；二因為政治的空氣將我煩悶住了，這時我就同患了狂熱病的樣子，弄得心神不定，坐臥也不安；因此，我所預定的長篇小說，雖然起了幾個頭，但結果只是起了幾個頭，所買來的稿子紙還是空白着。

我這時真是煩悶極了！有一個問題在我的心裏盤旋着而不能解決：繼續從事文學的工作呢，還是將筆丟下去拿起槍來？現在只有槍彈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，我還寫什麼小說幹嗎呢？但是革命是多方面的，我應當在文壇上做一員革命的健將，將我的筆鋒做爲攻敵的大砲……但是這恐怕是妄想罷？還是去拿槍的好，現在是拿槍的時代！……

……這個問題將我苦住了，不能得着一個堅定的解決。我曾問過一個與我相識的團長：“我能當兵麼？我現在想當兵，請你把我收取在你的團裏。”他笑起來了，說道：“笑話！你當兵？你還是寫你的小說罷，你的小說寫得實在不壞！”我聽了這位團長的話，我感覺到有點羞辱。我爲什麼不能當兵呢？也許我的身體弱不能吃苦，連槍都背不動，但是我可以練習呀！……同時我又想道：我的小說還不壞！我還是盡我的所長罷，我可以寫出幾部與革命很

有益處的小說來。……

這個問題真是把我苦住了！我因之咒罵我自己是一個無用的人，是一個只會幻想而不會實行的人……我與菊芬兩姊妹來往得很相熟了，雖然她們很恭敬我，很願意與我親近，但我有時却慚愧起來：菊芬這樣天使似的女子，這樣勇敢而純潔的女子，我實在不配愛她。我是一個無用的人，我應當羞見她，我在她的面前應當抱愧，深深地抱愧。

“我還是拿槍去罷？……不，我先去徵求菊芬的意見，且看看她是如何地勸我……”我於是這樣地決定了。倘若菊芬勸我拋棄文學的工作，而從事拿槍運動，那我將一定聽從她的話，而再不至於有什麼遲疑了。爲着革命的利益，爲着菊芬的意見，爲着我自己的良心，我應當如此做去。……

一天禮拜日的傍晚，我與菊芬兩個人坐在江

邊的草地上，眺瞻着那夕陽欲墜的時候的晚景。夕陽射在流動的江波中，幻成萬條閃灼的金影。對岸的林木，在日中看之，本來是很鬱綠的，此時受着夕陽的返照，却亦形成了黃色，好似秋天的景象。帆船不斷地往來，遙遙地聽着舟子們唱着悠揚而哀怨的晚歌。這時涼爽的夜晚漸漸地將暑氣吹散，使人感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清快。

菊芬穿着一件旗袍式的白綢子長衫，一雙白番布鞋，在晚風的輕蕩之中，他素雅得如雪中的仙女一樣。她近來的臉色比以前更變為豐腴潔白而紅嫩了。這時她是這樣地美麗，這樣地飄逸，這樣地令人神往……我很難尋得適當的形容詞來把她形容出來。我倆坐着的距離不過二尺，因之我深深地感覺得她的風韻，領受着她的身上一種處女的香氣。她的兩個柔媚的乳峯是這樣動人地高高地突起……

“我們每天做事做到晚，真是有點厭煩呢。若要每天傍晚都能坐在這江邊的草地上休息休息，領略一點自然界所給與我們的安慰，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？呵，江霞同志，你在想什麼呀？”

我正在沉默着，一手支持着頭，深深地幻想的當兒，忽然聽見菊芬問我，我不知因為什麼，忽地有點羞赧起來。“她也許看透我的心事罷？也許她猜着了我现在所想的是關於她的事罷？……”我這樣地想着，不覺又有點悔恨：我已經決定不在菊芬身上再起什麼念頭了，為什麼我現在又在幻想她，又為她的美麗所引誘呢？她固然是可愛，真真地可愛，但她不是為着我的，我不應當愛她……她與薛映冰是天生成的一對，她自有愛人，她自有愛她的人，我不應當，我不應當呵！……

“江霞同志，你在想什麼呀？”菊芬見着我不語，又繼續問道，“你在做詩嗎？還是在想心事？……”

“……這樣的好景緻真值得做一首詩來紀念呢！你是不是在做詩，請你告訴我！”

“不是的，我是在想心事，我想我與你識面的時候太遲了。我恨我沒有……”我有點口吃起來了，不敢再說將下去。說了這幾句之後，我又悔恨我自己不應當向菊芬表示這種意思。我為什麼要向她表示這種意思呢？這不是多餘的嗎？我已經決定不再起戀愛她的念頭了，為什麼我現在要說出這幾句話來？菊芬一定要罵我，一定要笑我是愚人……我是這樣地想着，靜等着菊芬的回答。

“是的呵，我們見面的時期是太遲了。當我初次讀了你的書的時候，我就想見見你的面，可是到現在才與你遇着呢。江霞同志，說起來人生的遇合，真是很難預料呢。我怎麼能夠料着與你在H鎮見面呢？可不是嗎？”

菊芬說着這話的時候，神情是非常地平靜，顯

見得是沒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我見着她這種樣子，似乎很感覺着一種羞辱，但同時我又放起心來了。我想道，“也好，她沒有明白我的意思，否則，她也不知是要罵我，還是要笑我呢。”我把心平一平，也就隨着她的話音說道：

“是的呵，人生的遇合是不能預先料到的。我也沒料到我會在此地與你遇見呢。我更沒料到我能在這江邊上與你並排坐着，瞻眺這江中的晚景……”

我覺着我的話又有點不對了，照這樣地說下去，豈不是又要引出“那一個問題”來了嗎？……忽然我想起來今天來見菊芬的目的，是要徵求菊芬對於我“繼續從事文學工作呢，還是將筆拋下去拿起槍來？”的意見，而不是來與菊芬談愛情，也不是來與菊芬並排坐在江邊草地上，瞻眺這夕陽欲墜的時候的晚景。我連忙改變話頭，向菊芬笑着說

道：

“呵，我想起來了，我現在有一個問題要請你替我解決一下。”

“你有一個問題？你有一個什麼問題呢？”菊芬略微帶着一點驚異的神情反問我。

“我現在想當兵去，你以為怎樣？”

“怎麼？你想去當兵？為什麼想去當兵？”菊芬更加驚異起來了。她這時兩隻活潑的，閃明的，就如同秋水也似的眼睛，更睜得圓大起來，筆直地望着我。我於是向她慢慢地解釋：

“你聽了我的話，很覺得奇怪，是不是？其實我告訴你，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。我老早就起了去當兵的念頭，不過到了現在，我的這種念頭更為堅決了。近來的時局你曉得嗎？越弄越壞，眼看着此地是不能維持下去的。誰個又能斷定此地不至於發生屠殺的事實呢？……我想來想去，只有大家去

拿起槍來一條路，靠着人家的力量總是不會成功的。若要達到我們的目的，除非我們自己去拿槍去；槍在別人的手裏，我們無論怎麼樣宣傳，怎麼樣組織，都是沒有用處的，菊芬，你曉得嗎？

“我現在想將筆拋掉，跑到軍隊裏去。我不願做什麼政治的工作，我看一些什麼標語，什麼宣傳大綱，都是狗屁！沒有用處！自然，我並不反對宣傳，並不反對做政治工作，不過我們若沒有槍拿在手裏，這些不過是空口說白話而已，菊芬，你說有用處嗎？

“不錯，有很多的人誇獎我，說我的文學天才還不錯，菊芬，恐怕你也是這樣想罷？不過現在我却懷疑我自己了。我將我自己所寫出來的東西，昨天晚上重新翻了一下，越看越不滿意，越看越覺得不成東西。我是一個革命文學家？喂！在此需要拿槍的時代，我這個人有什麼用處呢？我真能對於革

命有點貢獻嗎？姑且不講我的作品是好是壞，就使我的作品真正是好，這又有什麼用處呢？而況且我覺得我的東西並不好，我並沒有偉大的文學天才，因為現在所發生的一些驚神動魄的事情，我覺着我沒有力量把牠完全表現出來……

「菊芬，你以為我的話對嗎？……」

我停住了。菊芬聽了我的話，將兩條秀長的眉峯皺了起來，不即刻回答我，慢慢地將頭低將下去了。她這時似乎是在默想關於我所說的一些話，而要尋出一個答案來。我看她這種樣子，便也不去催問她，而將目光挪到江中的波浪上。這時夕陽，未經我們的注意，已經消逝了自己的影子，映射到波浪中而鼓動着幻成奇異的彩紋的，只有夕陽墜後，在天空中紅黃混合的晚霞。江對岸的林木已沉沒於迷濛的煙霧裏，遙遙地隱現着幾處的星火。晚風更吹得涼起來了。菊芬頭上的蓬鬆的黑髮，這時更

被風吹得紛亂。因為頭低下的原故，我看出她的頭髮下很潔白如玉一般的頸子……

“江霞同志，你要我代你解決嗎？”她忽然抬起頭來，這樣地笑着問我。我點一點頭，她又繼續說道：“依我的意思，你還是做你的文學工作好。你這種樣子哪有當兵的資格呢？你能背得動槍嗎？”

“我可以練習。我的身體固然不好，但是我可以……”

“哈哈！練習！你別以為當兵太容易了！我勸你還是打消當兵的念頭罷！我並不反對當兵，在此危急的時候，我更不應當反對當兵。不過我想，我想你沒有當兵的必要。你以為你當了兵之後，貢獻於革命的，比你現在所貢獻的為大嗎？你否認文學的作用嗎？”

“請你說，文學到底有什麼作用呢？”

“喂！我真料不到你會說出這種話來！你居然

否認文學的作用……我不是向你說過嗎？我的思想之所以有今日，你實在有很大的功勞……”

“也許是的，不過這種功勞總是很小的！”

“我真奇怪你的說話！你能說文學與革命思想沒有關係嗎？你能否認文學不能鼓動革命的情緒嗎？老實向你說，一篇好的革命文學的作品，比一篇什麼宣傳大綱的效用還要大呢。現在一般青年大部分都喜歡看文學的書，若你能用文學的手腕，將他們的情緒鼓動起來，引導他們向革命的路上走，這豈不是很要緊的事嗎？這豈不是你對於革命的貢獻嗎？”

菊芬的態度鄭重起來了。她似乎有點責備我的樣子，兩眼直望着我不動。我這時倒被她質問得沒有話說。停了一忽，她又繼續說道：

“我勸你別要胡思亂想罷！好好地做小說！現在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材料，你應當好好地將牠

們表現出來，我以為只有你才能表現出我們的時代來……”

“請你別要太恭維我了！我覺着我的天才非常的薄弱，我不能……”

菊芬復將頭低下，沉默着沒有回答我。我這時的思想被菊芬的這一段話，又說得莫明其妙了。我覺着有點茫然，有點失望。我覺着她的話有點道理，但同時我又不相信她所說的關於我的話。

“江霞同志，”菊芬忽然抬起頭來向我笑着說道，“我也要問你一句話。像我這樣的人，你以為可以當做小說的材料嗎？我請你……”菊芬有點羞意了。

“你請我做什麼呀？”

“我請你將來寫一篇關於我的小說……”

“一定的！一定的！”

“真的嗎？我感謝你！”

「你真是一位可愛的姑娘！」我忽然地說出來了這一句話。我的心有點跳將起來，我覺着我的臉也有點紅將起來，幸而這時暮色已經很暗了，菊芬大約不能辨出我臉上的表情。我想把她一把抱到懷裏，蜜蜜地吻她，吻她的頭髮，吻她的頸子，吻她的眼睛，吻她的鼻子……我的心越發跳動起來，無論用怎樣大的力量，不能把牠平靜下去。」

“喂！天這樣黑了，你倆還在這兒坐着！我只當你倆掉下江去淹死了呢。快回去罷，天這樣黑了……”

我回頭看看，原來是梅英來找我們回到學校去。我感謝梅英！她將我救出了困難的危境。……

「自從這一晚在江邊與菊芬別了以後，差不多有一個禮拜的樣子，我沒有到勞動學校來看她們。」

我不願意再見她了，見了她徒使我感覺得無限的苦痛。她就同有什麼偉大的吸引性也似的，無論我自持得怎樣地鎮靜，可是一見了她，我的一顆心就要跳動起來了。她實在是太可愛了，倘若天使是世界上最可愛的，那嗎她就是天使了。我一方面感覺得我不得不愛她，但一方面我的意識又告訴我說，“菊芬是一個可愛的姑娘，薛映冰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，他倆正是天生成的伴侶，你有什麼權利來擾亂他們倆的愛情呢？喂！算了罷，你沒有戀愛菊芬的資格……”這一種內心的衝突，真是使我痛苦極了！最後，我決定往下去不多見菊芬的面，或永不見菊芬的面，慢慢地用強制的工夫，來冷淡自己對於菊芬的感情。

真的，我有六七天沒有見着菊芬了。我何嘗不想見她，可是見了她徒增加我的愁苦與悵惘……

同時，在這六七天之內，H鎮的政局大大的變

動了：街上所有革命的標語盡被撕去；逮捕左傾分子……驚慌……恐怖……不安定的現象……

我這時對於政治的悲憤，一時地將我對於菊芬的想念壓低下去了。我這時是住在C路E里一位友人家裏的前樓上，凡C路終角的刑場上槍斃人的槍聲，我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地。環境逼迫我不能多出門，可是自有我這位同居的友人報告我：在刑場上槍斃的是一些什麼人。……這些被槍斃的人從前是很忠實的革命黨員，而現在却被政府加上一個暴徒的罪名。……這些殺人的槍聲簡直把我的一顆心震裂得痛不堪言。在心痛得最厲害的時候，我似乎覺着我要走入瘋癲，我要同着他們一塊兒死去。

一天吃過午飯以後，我迎着風躺在藤椅子上面，這時恰又聽見刑場上的槍聲。我的一顆心始而爲之裂痛，繼而被我強制得又平靜下來了。我又想

起來我向菊芬所提出來的一個問題：“繼續做文學工作呢，還是將筆拋下去拿起槍來？”在這一次我是堅定地決定了：“現在是拿槍的時代了！什麼文學，什麼革命文學，這都是狗屁！我能這樣地靜聽着這種萬惡的槍聲嗎？我能硬看着他們被槍斃嗎？喂！我是一個渾蛋！我是一個最可恥的怯懦者！我應當拿起槍來……”

“信！”郵差送進一封信來。

信面的字，我認得是梅英的筆跡，便拆開看道：“江霞同志：我們是前天搬到H鎮來的。我們的學校已經被兵佔住了。菊妹現在的病很重，一忽兒想起她的故鄉來，一忽兒又想起革命的前途……也不知哭了許多次。她很想念你，倘若你有工夫的時候，請你務必來看她一下。……”我將信看完，便連忙將衣拿起，出了門，照着信上所指示的地址走來。當我出了街口，走了很多的路的時候，

覺得炎熱的陽光晒得我的
了帶帽子。近來H鎮的銅
清光了，弄得我們連坐黃包
勞動自己的兩腿走路。沒有
是忍受不了如火焰也似的
菊芬兩姊妹所住的，
光線不強的前樓。當我將要
時房門並未關着，我停一下
的木棹子立在窗前，上面放
邊靠床橫着一張沒帶帳子的
臉朝裏的，頭髮蓬鬆着的病
腰收拾汽爐子，或者是正在
全房內充滿了寂寥而淒涼的
淒涼之感。

“梅英同志，我來了。”
了病中的菊芬，輕輕地向梅

嗎？她我看
我們
翻博被丘
“
嗎？”不安
覺得受了
的嘴，就
病的沒有
樣的
的池已
的癩她
她還
韻能力
是藉，

嗎？她現在的病怎樣了？……”

「梅英還未來得及回答的時候，菊芬已經將臉翻轉過來，聲音很微弱地微笑着向我說道：

‘江霞同志，你來了嗎？你接着了梅英的信嗎？’

我點一點頭。這時我仔細地看一看她的面容，覺得比從前黃瘦得多了。她的兩片嫩紅如硃也似的嘴唇，現在已經是灰白的了，這表明她這一次的病的確是很厲害的。但是她的微笑還是如從前一樣的溫柔和善而動人，她的眼光還是如從前一樣的活潑而有神。雖然她這時是一個很弱的，很黃瘦的病人了，但她只要一微笑，一開口，那你即覺得她還是如從前一樣的可愛，不過增加一點病的風韻罷了。」

“呵，我們有很久不見面了，你近來好嗎？我真是有點想念你呢！你看，我們房裏連一張椅子都沒

有，坐都沒處坐，請你就坐在我的床上罷。呵，我看你也有點消瘦了呢，你的身體也有點不好嗎？我們搬到此地已經有兩三天了。你曉得嗎？我們是被丘八趕走的，差一點我們的性命都沒有了……”

“我看你的病很重，現在好了些嗎？”我很不安地說。

“沒有什麼。今天已經是好得多了。因為受了寒，發燒了一兩天，又加之受了丘八太爺的氣，就這樣地就害起病來了。還好，現在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了，再過兩天就會完全好起來的……”

菊芬說着說着，想坐立起來，似乎要表示她已經是好了的樣子，可是我同梅英却一致地攔阻她道：

“喂！請你躺着罷！別要坐起來，坐着是很吃力的！”

梅英連忙用手托着她的背，又將她放下躺着，

並不反抗，惟對我們笑着說道：

“你們以爲我連坐的力氣都沒有了嗎？好，躺着我就躺着，其實躺着真不舒服呢。唉！江霞同志，我一生最討厭的是病，倘若世界上沒有病這種東西，那我們倒多快樂呵！唉！病，真是討厭的東西！”

“你的身體很弱，我勸你少說些話罷！”

多說話足以傷神，我見着她這樣地多說話，很不放心，所以這樣地勸她，可是她却笑着反問我道：

“怎嗎呀？你禁止我說話嗎？”

“我不是禁止你說話，不過我以爲你的身體很弱……”

“請放心，不要緊的。我現在的病已經好了。就是病死了又怎樣呢？人生總不過一死，死去倒乾淨些，你說可不是嗎？我想我不病死，也將要被他們殺死，不過寧願被他們殺死倒好些。我現在也不知

因爲什麼緣故，總是想殺人，總是想拿起一把尖利的刀來，將世界上一切混賬的東西殺個精光……江霞同志，你想想，爲什麼敵人能夠拚命地殺我們，而我們不能夠拚命地殺敵人呢？呵，殺，殺，殺盡世界上一切壞東西！……”

菊芬越說越興奮起來了。黃瘦的面容漸漸地泛起紅潮來，兩片嘴唇已不如先前的灰白了。我見着她這種的樣子，越覺放心不下，恐怕因此又要加重了她的病勢，遂又懇切地勸她不要再多說話了，應當平心靜氣地養養神，可是她不注意我的勸告，又繼續地說道：

“等我病好了，我一定跑到街上演講，散傳單，讓他們把我捉住槍斃好了，反正不殺死也要氣死……我頂好是能夠找到一隻手槍！……”

菊芬沉默下來了。這時她將兩眼閉着，似乎是因爲多說話而弄得精神疲倦了，又似乎是在沉思

什麼也似的。她的臉上出了很多的汗珠，我想用手帕爲她拭一拭，但我將手帕拿出衣袋來，想一想又中止了。我轉過臉來看看梅英，她這時是在背朝着我們，靠着棹子，低着頭翻看一本什麼書，似乎將我與菊芬完全忘却了也似的。我想找幾句話與她談談，但我恐怕驚擾了菊芬，便也就沉默着不說話了。最後我以爲菊芬已經睡着了，見着她很是安靜地躺着，不料她忽然將眼睛睜開，很鄭重地向我說道：

“江霞同志！你別要忘記我對於你的請求呵！”

“你對於我有什麼請求呢？”我很驚異地反問她。

“什麼請求？難道說你已經忘記了嗎？你不是已經答應過我，要寫一篇關於我的小說？……”

“這件事情我是記得的，請你放心好了！你這種樣子的可貴的，光榮的女性，我不表現出來，那

嗎我還要表現什麼呢？你真就同天使也似的！……
……”

「菊芬聽了我的話，臉上的笑紋又重復舒展起來，有一種很滿意的，很快慰的表情。我見着她這種樣子，也感覺着無限的快慰，即時想伏在她的身子上，抱着她的頸親吻，但是薛映冰的影子又閃到我的腦際來了，似乎在隱隱地說我沒有如此做的權利。我的心又有點動起來了。……我沉吟了半晌，似乎很膽怯怯地向菊芬問道：

“薛映冰呢？他來過了嗎？”

“他去做軍事工作去了。現在還沒有信來……
……”

菊芬說了這兩句話，又將眼閉下了。她的神氣似乎有點興奮，然而她強為抑制，不願我知道她這時內心的顫動。停了一忽，她又睜開眼向我笑着說道：

“江霞同志！你看薛映冰怎樣？他真是現代的英雄！……你看他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嗎？”菊芬說着這話，帶着一點矜恃的口氣，這表示她是如何地愛薛映冰，而她又是如何地相信薛映冰，相信薛映冰是她唯一的愛人。

“是的，菊芬！薛映冰真是現代的英雄！你與他恰巧是一對！……”

“真的嗎？”菊芬更滿意地笑起來了。

我不願與菊芬再繼續談將下去了，因為我恐怕多說話於她的病體有礙。停了一忽，菊芬笑迷迷地又將眼閉下來了，我便乘此機會辭行，允許以後時常來看她們。在歸家的途中，我將適才與菊芬所談的話又重新回想一遍，最記得的一句是菊芬所說的，“頂好是能夠找到一隻手槍！……”

從菊芬兩姊妹的寓處回來之後，即覺得頭痛

到了晚上我週身便發起燒來，昏昏迷迷地躺在床上，連晚飯都不能吃了，這大約是因為中了暑毒，幸得同居友人C君的照護，他為我買藥水，為我糾挑我背脊上的筋……我才得以安然地過夜，不然的話，恐怕也要難免危險了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我雖然清醒了許多，但覺着身體甚弱，行動時異常地無力。飯雖然可以略吃一點，但這並不能使我即刻康健起來。C君勸我：在這幾日內應當在家裏好好地休息休息，不可再行外出。可是我掛念菊芬的病，老是放不下心來。我答應時常去看她們，尤其是當菊芬在病中的時候，但不幸我現在也病了，這倒怎麼辦呢？糟糕的很！……

到了第五天的早晨，我覺着我完全復了原了。雖然C君還是勸我不要出門，但是我無論如何忍不住，我一定要去看看梅英和菊芬。當我吃過早

飯，停了一忽，正要預備走出門的當兒，郵差又送了一封信來。我也不先審看信封上是何人的字跡，便匆忙地將信拆開看道：

「我最親愛的江霞同志！

“這是我第一次寫給你的一封信，同時，也恐怕這是最後寫給你的一封信了。你知道我寫這一封信時的情緒嗎？我的全身的熱血在沸騰，我是非常地勇敢，非常地悲憤，非常地希望……但是我絕不懼怕！絕不傷心！

“我告訴你，我已經得到一隻手槍了。我現在可以實行我的志願了。我固然知道暗殺不是唯一的正當的手段，但是我現在所能做得到的，恐怕只有這個了。我實在因為再忍不下去了，所以才走到這一途……江霞同志，你能了解我嗎？你能原諒我嗎？

“呵，我恐怕是死定了！死定了！……人是終

久要死的，死了又有什麼可惜呢？不過，我的敬愛的江霞同志，我要死得其所，我要打死一個敵人然後才死，然後死的才值得。……

「“江霞同志！你曉得嗎？我有點捨不得我的最親愛的映冰，我的唯一的愛人……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他現在是死是活，我還不知道，不過倘若他還活在人間的時候，那嗎就讓他爲我報仇罷，爲一切被壓迫的人們報仇罷，爲一切被侮辱與損害的人們報仇罷！……別了，我的最親愛的映冰！別了，我的最親愛的哥哥！……」

“現在的時局是很壞了，江霞同志，請你別要灰心！請你別要失望！你曉得嗎？黑夜終有黎明的時候，我們終久是要勝利的！因爲我們佔大多數，因爲我們的要求是合乎正義的，因爲我們的目的

是光明的，因爲……

“請你努力地創作罷！在我們的時代，真有許

多可歌可泣的事情，真有許多文學的好材料，請你盡量地寫罷！寫罷！爲着被壓迫的人們，爲着全人類，一部分也是爲着我……呵！江霞同志！我現在的行動不是爲你造小說的材料嗎？我對於你的請求，你會忘記嗎？倘若你也是愛我的一個人，那就請你別要把我及我對於你的請求忘記了！……

「“呵，別了，我的江霞同志！我的敬愛的江霞同志！……明天此時，我的屍身也不知將拋在何處呢？……”

“呵，江霞同志！我忘記報告你一個消息：我的姐姐，我的親愛的姐姐梅英，她已於昨日被捕入獄了。”

“呵，別了！別了！一切都別了！……”

我讀完了菊芬這一封信之後，我真說不出我的感想來。我的心火燒起來了，我的血液沸騰起來了……我不爲菊芬害怕，也不爲菊芬可惜，我只

感覺得菊芬的偉大，菊芬是人類的光榮。我立在她的面前是這樣地卑怯，這樣地渺小，這樣地羞辱……我應當效法菊芬，崇拜菊芬！我應當永遠地歌詠她是人類史上無上的光榮，光榮，光榮……倘若人類歷史是污辱的，那嗎菊芬可以說是最光榮的現象了。

這一天報紙上載着下列一段的新聞：

“政府W委員坐汽車至H路轉角時，遇一年輕女子行刺，連發兩槍，幸未中。兇手當場就獲，形似一女學生，操四川口音……”

……環境逼迫我不得不離開H鎮了。在未離開H鎮之前，我無論如何，打聽不出菊芬和她的姊姊梅英的消息來：是死？是活？還是在牢獄中坐着？……現在我到S埠又快要四個月了，在這四個月之中，也曾問過由H鎮來的友人，但是誰個也說不出一定的消息。有的說她倆已經死了，有的說

她倆還是在過着牢獄的生活……

一九二七，十一月，二六，於上海。



K275
J41

K275
J41

K
J

4